

死亡直播

SIWANG ZHIPO 麦洁 / 著

天黑黑书系

最可怕的不是死
是不可预知的死亡陷阱

向《达·芬奇密码》看齐！“天黑黑”三剑客麦洁力作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天黑黑书系



死亡直播

SIWANGZHIBO

麦洁 /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北京
ISBN 7-120-04113-0
2007年1月第1版
2007年1月第1次印刷
32开
128页
25.00元

ISBN 7-120-04113-0
定价：25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亡直播/麦洁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7. 1

ISBN 978-7-80173-611-6

I. 死... II. 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2587 号

死亡直播

作 者 麦 洁
责任编辑 张妮莹
特约编辑 杨慧君
策 划 双城印象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 16 开
11 印张 180 千字
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611-6
定 价 20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 //www.sinceread.com

死亡直播

目录

第1章 死亡初现

“啊！”一阵疼痛从于翔的肚子上传来，他看见男人戴着的手套上有红色的血迹。“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”于翔一边叫一边拼命地挣扎，但即发不出声音又一动也不能动。

“好不好。”男人的嘴里在小声嘀咕着，“切口不够直，又太长了一点，不够完美。”男人说着，手在下面动着，于翔觉得肚子一阵一阵地疼。

第2章 消失的裹尸布

16

洛珊惊恐地看着黑衣人牵着小女孩忽然地消失在草地尽头，在那一瞬间，洛珊隐隐听见一声小女孩的呼唤：“妈……妈……”

洛珊再转过头去看那个追不上黑衣女人和小女孩的女人，她正趴在草地上，双肩抽动，仿佛很剧烈地哭着。洛珊走过去，用手拍拍那女人，想安慰安慰她，那女人停止了哭泣，转过头来，洛珊赫然看见一张完全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。

第3章 夜半歌声

26

“月儿光光……照地上，花影……轻轻摇啊摇……天儿黑黑……夜寒凉，……蛩鸣……梦轻……伤……谁人……共……夜长……”迷迷糊糊中，于翔又听见了外面的歌声，那声音柔美而有些轻冷，飘渺地如同天堂或是地狱里传来的，在诱惑着几间俗人。

第4章 疑心乱鬼

44

于翔忙加快速度向太平间跑去，但这一动，肚子上的切口又扯得剧痛

起来。

到了转角处，于翔忽然看见一个白色的人影向树林里飘去，长长的黑发在身后飞起，那个人跑到树林边上时回过头来，于翔一下呆住了，一张熟悉的面孔！

她是谁？是她？是她吗？！

就在于翔发呆的时候，忽然眼前浮起一阵淡淡的轻烟，于翔眼前一黑，就倒了下去。

第5章 死亡重现

60

他又猛地转过头，面对镜子。

这次，他从镜子里看见一张恐怖的人脸，脸是干瘪的，皮肤全皱了起来，嘴皱在一起，鼻子只剩下两个孔，而眼睛深深地凹了下去，眼珠子只有白色的，在眼眶里转啊转的。而人脸的下面却什么也没有，没有身体，脸孔就那样浮在空中。

第6章 医院魅影

74

“其实那晚，我在办公室里看见走廊有个白色的影子一闪而过，我走到办公室门口往走廊里看，发现那白影子似乎进了你那间病房。于是叫上和我们一起当班的冯姐过去看，进去却发现没人，后来你就醒了，你还说好像看见我站在你床前，可那晚我就那一次到你病房去了，之前根本没有去你的病房！也就是那晚看见白影之前，我听见你说得那首歌，不很清楚，隐约地在空中飘落……”

第7章 玻璃窗上的脸

89

她习惯性地望向窗外的時候，忽然发现窗户的玻璃上帖着一张脸，一张扭曲了的脸！

那张脸眼睛大大的睁着，但却如同死鱼的眼睛，既不眨也不转动一下，这让洛珊想到了那个女孩的眼睛——空洞，没有瞳仁只有眼白。鲜红的嘴唇歪在了一边，衬着苍白的没有血色的脸。那张脸就好像有人用力地把它压在玻璃板下，以致五官都扭曲移位。

第8章 疑点中的疑点

108

“如果有必要，王化强和钱勇接触到的人群，最好再详细排查下，我总觉得，这三件

凶案中，必然有一个人在背后，而且，很可能是个女人……”于翔并没有说出他发现的，与凶案有关的两本书，以及他对这两本书的作者的怀疑。

第9章 死亡直播

130

洛琪像呆掉一样，一手指着电视机，嘴还张得大大的，眼睛里有些泪花在闪着。于翔顺着洛琪的手指，向电视望去，他看见的画面，正是一个从楼上跳下来地那一刻，然后，后面的画面就切换了，镜头死死地照出地上那一滩血迹……

第10章 时过境迁

153

“是的，她昨晚在青山精神病院门口出了车祸，送到医院抢救无效身亡。”郑永军的声音很沉重，线索刚刚集中到黎小慧的身上，黎小慧却忽然车祸身亡了，是不是太巧了一点？“黎小慧的血液里，查出有迷幻剂的成分。这就是说，这桩车祸，到底是一场意外，还是有人蓄谋已久的凶杀，还无法判断。”

第11章 转机突现

173

“如果是这样，那就又出现矛盾了。”郑永军皱起眉头，“这三件凶案，死者死因都是未知，死法都很离奇，而且每一件凶案现场都发现了一本书，这三本书的内容和封面制作，似乎也出自一人之手……”

第12章 噩梦醒来

189

“怎么了？”于翔揉着还像针刺一般疼的脑袋。

“你干什么啊？”洛琪放声哭了起来，“为什么拿着刀向我床边冲过来，你的表情……好可怕，你好像好恨我，好恨我……为什么？你要砍死我吗？”

“不……不……是，我想，我是做噩梦了……”于翔抱着脑袋蹲到了地上。

结局
不是结局的结局

203

记住，你的眼睛看见的一切，未必是真的；你的耳朵听到的一切，也未必是真的，
因为，它们会欺骗你……

第 1 章

死亡初现

1

王化强的双腿已经完全麻木了，他觉得再也走不动了，可是，求生的欲望让他坚持又往前挪动了一步，然后，又是一步……

太阳直射在头顶，晒得他觉得皮肤都皱了起来。

脸上的汗不停地往下滴，嘴唇已经干裂开来，他用舌头舔了舔滴下来的汗水，舌头立即被咸咸的汗水烫的火辣辣的疼。

空气中的热浪涌动着迎面扑来，就仿佛海滩上的浪涌，每一浪涌来，王化强都觉得皮肤仿佛被揭掉了一层。

腿已经软得像是要被晒化了的糖一般，每走一步不再像是踩在沙上，而是踩在棉花上。

我的生命就要这样完结了吗？王化强默默地念着，他的喉咙里已经充满了沙土，发不出声音来。

扑通。

王化强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一头栽倒在地上，只觉得眼前太阳光乱闪。

幸好全是沙，王化强真想就那样睡在地上不要起来，可是不行，如果这样睡下去一定会死在那里的。

王化强爬了几次才完全站了起来，但眼睛却被什么糊住了。

他伸手在眼睛上抹了一把，摸到一些粘粘稠稠的液体，原来头摔破了。看着手上的鲜血，王化强觉得喉咙用力地吞咽着，血，液体，水……他迫不及待地把手伸到嘴里吮吸着，然后又用手在头上抹着，把摸到的鲜血再送进嘴里吮吸……

血很快干了，王化强无奈地舔着自己的手。

就在这时，他忽然惊恐地叫起来，虽然他已经叫不出声音了。他惊恐地发现他双手上的皮已经全皱了起来，仿佛八十岁的老人似的，皱皱的皮包着骨头，毫不留情地让骨骼在皮肤的包裹下露出原样。

他惊恐地顺着双手往上看，手臂上的皮肤也皱了起来，原来手臂上那些健硕的肌肉已经完全消失了，只有一层皱皮包裹着骨头。

王化强浑身颤抖着，他用力发出无法克制得恐怖的叫声，虽然那声音因声带无法振动而统统憋在了喉咙里。

我一定要走出去！我一定要找到水源！

王化强勉力抬起了腿，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。

沙漠中，出现了一个自来水龙头！

那个水龙头仿佛是凭空出现的，就在离他不过四五步的地方，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，又仿佛那个水龙头一直就在那里，有几千几百年了，只是他没看见它罢了。

王化强如饿狼下山般向着水龙头猛扑过去。

有救了！他用力地拧开水龙头，然后闭上眼张开口享受着冰凉的水冲击喉咙的感觉，真 TMD 的舒服！

王化强大口大口地吞着沁人心脾的水，可是，忽然这种感觉改变了，他觉得吞下去地不再是水，而是滚烫的沙土！

他睁开眼惊恐地看见，水龙头里流出来的，居然全是金黄色的沙！

啊！

王化强想把头挪离水龙头，可是，他觉得眼前发黑，头重得像灌了铅似的，任那些滚烫的沙流下来冲在他的头上。

最后的感觉，他听见自己跪倒时发出的沉重声音。



2

酒吧刚开门，于翔站在吧台前慢慢地擦着杯子。

傍晚时忽然开始下雨，看来，今晚酒吧的生意会很冷清。于翔一边想着一边不时地抬眼往门口瞄瞄。

就在这时候，门口走进来，不，准确地说是撞进来，一个身穿灰色短风衣的男人。那个男人用肩膀撞开酒吧的玻璃门，向前踉跄地冲了两步，然后站稳了，又马上向着吧台方向冲了过来。

“给我一杯酒，有比较……比较烈的酒吗？”男人还没坐下来，先叫起来，声音有些微微颤抖。

男人的头发和衣服已经被雨打得半湿了，脸色苍白得像是夜间出来巡游的鬼，还挂着雨水。

看样子这男人并不是常泡酒吧的那种，于翔嘴角咧了一下，为那男人倒了一杯威士忌，那男人一仰头就把酒倒进了嘴里，然后放下酒杯叫：“再来一杯！”这时，男人才歪了歪屁股在吧台前坐了下来。

男人一连喝了三杯威士忌了。于翔在考虑这个男人身上有没有带够钱，也许刚才应该从厨房里弄点二锅头给他喝。

“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幕，仅仅一眼，已经足以让我这个号称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做噩梦了。”男人喝完酒在吧台上趴了下来，过了很长时间，他又抬起头来，开始自言自语地嘀咕起来，舌头已有些发硬。

酒吧里来了几个客人，都是酒吧的常客。Dream酒吧开在几个大住宅的小区之间，不远处还有一所大学。这里平时生意不错，有不少客人都是常客。

今晚客人很少，所有的客人都围在吧台的周围，所以，那个古怪男人的自言自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客人们不由得转过头去看着那个男人。

男人看周围的人注意到他，开始更来劲了，声音于是大了起来，但舌头依旧有些僵硬，在有些含糊不清的话语里，时不时地发出几个颤抖的音符，这让于翔感觉到那个男人其实很害怕，也许他到酒吧来泡着，只不过是为了

躲避他的恐惧吧！

“那个男人半跪着趴在水池边上，头垂在水池中，头发都湿透了，脸色青白，有些浮肿，一看就是在水中浸泡了很久，水池上的水龙头一直是开着的。至少，直到我看到他的时候，那个水龙头还是开着的。”

男人的右手扒在水池边，也因为水的浸泡有些青白浮肿。左手垂在腿边，整只手却像鸡爪子似的，皱皱的皮包着指骨，颜色干黑。

“男人身上的睡衣已经肮脏不堪了，上面有污秽的水渍，还有一丝血迹。”

这好像是个恐怖故事的开头，于翔也开始注意听那男人的说话，就在这时，那男人停了下来，抬头看着于翔，用不确定的声音说：“给我一杯酒，随便，随便什么都好。”为了那男人不至于在说完话前就醉倒，于翔立即倒了一杯菠萝啤给他，那是一种甜的像饮料一样的女士啤酒。

“我只是一个保险公司的职员，今天约好到一个客户家签一份保险合同。在我拿着签好的合同从客户家里出来的时候，我的心情本来非常好。那个客户是一个公司的经理，他们公司全体员工都在我这签了意外保险的合同，所以我们才约了在他家签，你们知道……”那个男人把手抬起来，做了个数钞票的动作，“能签这么大单的合同，这个是少不了的，那个家伙觉得这种东西只有在家里做最安全，这点我倒也同意。”

这个男人有些啰嗦，可能是那几杯威士忌冲的。不过，于翔现在不担心那个男人会付不起账了，能做这么大单的保险合同，提成不会少的，这个男人身上的钞票也不会少的。

“我出来后刚走到电梯门口，就听到一个女人的嘶声尖叫，仿佛有人拿刀在切她的肉。我是个多事的人。”男人自嘲了一下，“所以在我判断出声音来自上一层楼时，我就从楼梯冲了上去……我看见一个女人站在大门敞开的客厅里尖叫，我喊了她几声也没有反应，于是走了进去，就在我刚走到她的身后时，我就看见了那个……那个可怕的死人！他，就跪在厨房的水池边上……”

“那男人一只手浮肿，另一只手的皮肤干皱？”提问的家伙是个记者，在

《城市晚报》做八卦新闻，就住在这附近。听说因为没有女朋友，所以常常在酒吧里泡着。

“是的，这也是最可怕的地方，让我慢慢说。”男人自己打了个寒战，向那位记者解释着，“于是我报了警，在警察来之前，我终于使那个女人闭上了嘴。原来，那个死人是一所中学的老师，那个尖叫的女人是他老婆。他今天下午没课，在家休息，他老婆是下午下班后回家时发现他死在家里。”

“他老婆和我一边哭一边唠叨，我问他老婆，他的手原来就像鸡爪一样吗？”男人说着，抬起自己的左手，做了个虚握的形状，“可他老婆哭着说，他的手原来是有些胖胖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其实我也知道那种感觉很不正常，那手，就像，就像是干枯了很久的尸体……”

男人端起菠萝啤咕咚喝了一大口，“警察来之后，简单问了情况并让我留下电话号码、身份证号等，本来我可以离开了，可是好奇心驱使我留了下来，我猫在走廊边上，偷听他们的说话。我听到那些警察说，因为现场保持比较完好，从现场看来，死者临死前应该在客厅里不停地行走，以至于地板上的脚印很明显就能看出来，仿佛是重复地在客厅里绕圈。还有，他死前一定很用力地紧握住左手，左手手心有被指甲掐伤的痕迹。他全身除了头部和右手，皮肤全都像左手一样皱起来，而且也都是皮包骨头的感觉……”

于翔打了个寒战，他想象着那个男人像木乃伊一样。只是那人刚死不久，而且，头和右手却被水浸泡的浮肿着，和身体其他部分仿佛不是一个人的，这和木乃伊可是有很大区别的。

男人好像受了于翔那个寒战的感染，也打了个寒战。吧台周围的几个客人，也不由得转过脸去，不再盯着那个男人看。而那个年纪三十来岁常来酒吧的女人，慢慢地把高脚凳向着身边的一个男人靠了靠，眼睛惊恐地四处张望着。平时，她总是很高傲地一个人坐着，离所有人都是远远的。

“后来我听到一个法医说，死者据初步判断，是脱水而死的。法医还说，从他身上的皮肤看来，他应该在阳光强度很高的地区行走过几天，而且是在没有食物和饮水的情况下，但具体情况还是要尸检后才能知道。”男人仰起头一口气喝干了啤酒，因为喝得比较急，酒汁从他的嘴角溢了一点出来。

“可是，他是死在家里的。”于翔忍不住插嘴了，他的声音里微微有些颤抖。

“是的，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，那真是一具最最难看，也是最，最可怕的尸体。”男人双手握成拳头放在吧台上，于翔感觉到他的手也微微的有些颤抖。“我有种预感，这件事情不会就这么结束的，可怕的事情……还在后面。”

酒吧里一片沉寂。

连吧台后爱开玩笑的调酒师青头也一声不吭，而站在酒吧门口的两个女侍应也都挤在了一起，没人说话。

这种沉默的气氛也许比那个男人说的事情更具有恐怖的力量。

“哈！”一声干笑打断了这沉寂，于翔顺着声音望去，原来是那个记者，“你编的故事很不错，你可以干我这一行了。”

男人的眼光中有些愤怒，“我说得是真的！”

“好了，这个题材不错，可以编一则新闻了，我得回去写下来。”记者把钱扔在吧台上，站起来向门口走去，走到门口他又停了下来，“你要是还有更好的想法，记得告诉我，我会给你新闻报料费的。”

“你……！”男人握紧的拳头又攥了一下。

“真是个好故事！”那个三十岁的女人也媚笑了一下，“也许我今晚睡不着觉了。”说着，她把一张百元钞放在于翔面前，“给我记上，多的留着等我明天来。”

其他的客人也陆续站起来走了，酒吧又再次陷入了寂静中。

于翔抬手看了看手表，不知不觉的，已经快12点了。

3

“沙沙沙……”

像是有什么人站在那里抖动着塑料，声音时远时近。

是谁呢？

周围的一切黑极了，于翔什么也看不见。

突然，四周的灯亮了起来，灯光是惨白的，但却看不见灯在哪里，四面雪白的墙壁反射着灯光，让一切都暴露在灯光下，居然没有阴影。

于翔躺在那里，身上盖着一层白色的布单，感觉手脚完全不能动。

他用力挣扎了一下，依旧没法动。一种恐惧的感觉从心底上来。这是哪里？为什么要把他绑在这里？

刚想到这儿，于翔就看见一个男人走了过来。

那个男人手上戴着手套，向上伸着，五指张开，身上穿着一件像是屠夫穿的长围裙一样的东西，脸上戴着口罩，眼睛在镜片后闪烁。

那个人站在房间里，居然没有影子。他是人还是鬼？

于翔从那人的眼睛里看出了一丝的笑意。那个人居然对他笑了一下！

然后于翔感觉身体上有一阵凉意。那个男人把盖在他身上的白色单子掀了开来。“你要干什么？”于翔大声地叫着，可是却发不出声音。

男人手中多了一把小小的手术刀，刀在灯光下发出银色的光芒。

“啊！”一阵疼痛从于翔的肚子上传来，他看见男人戴着的手套上有红色的血迹。“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！”于翔一边叫一边拼命地挣扎，但既发不出声音又一动也不能动。

“不好不好。”男人的嘴里在小声嘀咕着，“切口不够直，又太长了一点，不够完美。”男人说着，手在下面动着，于翔觉得肚子一阵一阵地疼。

然后，男人手上拿出一个血淋淋的东西，那东西像一个水囊，于翔听见那个人在嘴里嘀咕着：“好大的胃啊，难怪这么能吃。”

“我的胃？”于翔的肚子还在一阵一阵的疼，可是，现在疼痛对他来说已经比不上心底的恐惧了。

男人把血淋淋的胃放在一边的腰形盘子里，然后开始用手在于翔的肚子里掏，于翔看见自己的肠子被拉了出来，男人一边拉一边往盘里放。跟着，男人从于翔肚子里掏一样东西就嘀咕一句：“这么小的心啊，难怪是小心眼。”“肾脏蛮不错，一个够炒一盘腰花的。”“呀，肺都黑了……”

天哪！于翔浑身都是冷汗。

“好了，终于清理干净了。”男人拍了拍手，然后拿起一根针，居然是于

翔小时候见过的邻居张婆婆缝棉被用的针！

于翔的肚子疼地更厉害了，他感觉那个男人正在他的肚皮上缝着。

“完工！”男人拍了拍手，又冲于翔笑了一下，然后悄无声息地又离开了。

于翔的肚子还在一阵一阵的疼，他又用力挣扎了一下，发现自己的身体居然能动了。于翔用力地撑着坐起来，肚子上的刀口因为用力而又疼起来，他抬起手想摸一下肚子，却惊恐地发现，他手上的皮肤都皱了起来！

于翔抬起两只手，发现自己左手上的皮是皱起来的，包着骨头，一点肉也没有，仿佛糊着一层纸的骷髅，而右手却像是在水里泡了很久似的，泛着青白的死色……

“叮铃铃……”于翔费力地睁开眼睛，拿起床头的电话：“喂？”

“该起床了，快去买礼物，今天下午要去看妈妈的，记得帮我也买一份。”是于飞的电话。

“得收跑腿费的。”于翔半闭着眼，含糊不清地说。

“没问题，那我们也得谈一下酒吧这半年多的收入分成了吧？”于飞的声音里明显有故作一本正经的感觉。

“亏的，你看你们选的酒吧地点偏，客人自然少，现在生意难做啊。”于翔的困意已经被赶跑了。

“哦，那作为股东，我是不是有权考虑换个经理了？”

“唉，算了，我去买礼物，不收你的跑腿费，总行了吧？”

“这个，算不算你行贿的？”于飞得胜地笑起来，“好啦，老时间老地点等你。”

“唉，哪有这样做人家哥的？”于翔嘀咕着收了电话，半躺在床上享受最后几分钟，在发了两秒钟呆后，他忽然想起来夜里做的那个古怪的梦来。

于翔这时候才觉得肚子有些隐隐的疼，他抬手在肚子上摸了一下，年轻的身体还能摸到那几块薄薄的腹肌，他于是鼓着气稍用力按了一下，肚子却疼得有些厉害。

于翔从床上爬起来，肚子还隐隐地疼，难道真是梦中被人切开肚子引起的？

想到那个古怪的梦，于翔觉得有点好笑，不就是晚上在酒吧听到那个喝多的家伙说了个有点恐怖的故事么？

于翔买了一大包的巧克力、瓜子还有水果，想想妈妈都几十岁的人了，还像小女孩一样喜欢吃巧克力。于翔忍不住想笑，走过花店时，于翔又买了一束白玫瑰。

在青山精神病医院的门口，于翔还没下车就看见了站在门口的于飞。

下车时，于翔左脚不小心滑了一下，他忙用右腿勉力撑住身体，就这么一用力，肚子忽然又疼了起来，仿佛有什么在拉扯着似的。于翔忙用手扶了一下车站的站牌，站了一会，肚子的疼痛好些，又像刚起床时那种隐隐的疼了。

这时，于飞已经向于翔走了过来，于翔把花塞在于飞的手中，“这份是你的。”

于飞在于翔的肩上用力拍了拍，“小滑头！”

“六年了……”于飞和于翔边走边叹了口气，“妈妈得精神病六年了，可是，到现在还没治好。”这好像是每次来这里于飞必念的台词。

“爸爸不是说，也许妈妈这样会感觉更幸福一点吗？”

“活在梦中，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”于飞自言自语着，不再理会于翔，陷入自己的沉思中。

于翔的妈妈原来是市电视台的知名新闻主持人，但在六年前的一天，因为一次意外事件导致她忽然失音，声音变得沙哑而难听，因承受不住这种打击导致精神错乱。

“看，妈妈！”于翔用手肘捅了一下于飞的腰，便向医院中的人群跑去。

“来看你妈妈啦？”一个头发花白医生模样的人笑着向于飞打招呼，于飞马上笑着走上前去，“赵教授，我妈妈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
赵彦智教授，国内著名精神科专家，心理学博士，也是于飞妈妈的主治医生。

“情况还算稳定，但是在治疗上却也没有太好的进展，她还是始终停留在六年前的时间。”赵教授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“也许这样也是件好事，”于飞有些悲伤地笑了笑，“如果妈妈现在被治好了，却发现父亲已经去世了，我想她更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。”

赵教授背起手叹了一口气：“我是专攻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，不是学哲学的，对我来说，救治病人比考虑哲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。你妈妈的这种情况，我想，普通的药物治疗是没什么效果的，她是以她自己的方式把自己困在了那个时间中，不论经过多少时间，而她始终只生活在那一天中……”

看着赵教授背着手走远，于飞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向着于翔和妈妈殷素兰走过去。

“妈，好吃吗？”于翔把巧克力剥开递到妈妈的嘴边，殷素兰侧着头看了看于翔，张嘴把巧克力含在了唇间，然后慢慢地嚼着，那表情有点像个可爱的女孩。

殷素兰也伸手拿了一块巧克力，剥开递给于翔：“今晚我有节目，不能做饭给你吃，你自己出去吃，一个人乖乖的啊，爸爸明天就出差回来了。”

这时，于飞走了过来，殷素兰困惑地看着于飞，过了好一会，才慢慢地站起来：“小飞你怎么回来啦？医学院放假吗？你看你，是不是太用功了，怎么显得老了几岁似的……”殷素兰一边说一边抬手摸了摸于飞的头发。

“妈……”于飞的鼻子有些发酸，“学校没课，我就回来看看。”

于翔抬头看了看于飞，这个比自己年长五岁的哥哥，除了和于翔说话稍微多一点，平时总是显得比较深沉，其实，他很多时候比于翔还感性和脆弱。

“好啊，那今晚你就带着弟弟出去吃吧，我明天给你做些好吃的，看你，一定是在学校里吃不好，都饿瘦了。”殷素兰的手抚摩在于飞的脸上，于飞的眼泪一下子控制不住地滑了下来。

“知道了，妈妈你放心吧。”于翔笑着搂住了殷素兰的肩膀。

“嗯，快到时间了，我要去准备一下，你们先回去吧。”殷素兰抬起手腕看了看，仿佛在看时间，其实她手腕上只有一条细布带，那是医院专用的手